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廷推為明季弊
政前已具論之
孫如游以講幄
舊恩熹宗特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明

熹宗皇帝

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文章列論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慶而命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亂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諆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杌隉不安屢疏乞退袁宗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忘馭貴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揆席爭播信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宇衡沁水人）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皆死世功榆林衛人）城遂拔總兵陳策李秉誠等聞警赴援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况復身親賊伐欲與乃亟爭功其為客魏煬灶賞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亦際為奸亦自昕於有本

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絶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强記猜狠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竅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潁水人爲兵部尚書

初熊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

如秦趙高使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啟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汊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

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籍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

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

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化貞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騃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冰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

嗚促之廷溺乃議以重兵内護廣寧命劉渠守鎮武祁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

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置縣於此明廢今為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

東羅一貫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賛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内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争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注見前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

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安人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故九絲蠻地萬歷中置縣事見前知縣張振德字秀修崑山人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已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城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

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人按察使林宰漳浦人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潜納其黨城中為内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潜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

洪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戴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在明年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師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

王等奪二郎闗（在重慶府巴縣西北）據其險佛圖闗（在巴縣西即李嚴欲鑿通涪汶二江處）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廹重慶而軍城中乏食樊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

人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領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字穉孝晉江人御史江秉謙字兆豫歙人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

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鬭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

布梯栖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叅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叅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

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在廣寧縣東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

驚竄叅政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

理軍書不知也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

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

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

閭陽驛聞敗叅議邢慎言益都人請馳救為僉事韓初

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

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注見前及前屯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退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

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鵠鳴尋亦罷焉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彦反

邦彦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常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彦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彦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卒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陷之諸部頭

目蠭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前霑益元州今屬雲南曲靖府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偏橋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流入遵義府為烏江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櫄字長儒鄞人方受代已乞休得請聞變與巡撫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卒兵二萬赴

援隔龍里（注見前）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强皆戰殁外援遂絶賊攻城益急城中粮盡人相食（先食糠覈草木敗革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啖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别部頭目與邦彦同反者）邦彦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户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

皆檟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獘也今當

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
辟置偏裨以下邉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闗
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
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
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漼漼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
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髙

言客氏既出復入一旦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義絕况幺麽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宮闈禁地内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旦後生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内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潅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礮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名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為弒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弒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

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

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趨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黄克纉字紹夫晉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内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

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

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
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
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慼時妄進大黄凉藥罪
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
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
士沈潅一請寛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

王森以邪術倡教廣聚妖衆蔓延數省實爲巨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擒獄有司尚令其倖逃三尺而其

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森常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

于及徒黨又皆仍加寬縱遂致延蔓復滋敢于盜弄潢池所至恣肆戕破總由政刑叢脞匪徒無所畏懼而妖賊猖行益亦已啟之先見耳

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進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天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亞聖裔）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字士昌革州人）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畀小

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授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膚施人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刦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

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蕭山人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於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

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晉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潅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里芮城人再疏劾潅比之蔡京潅亦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欲因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潅劾之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潅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潅不自安乃引去自潅首進募兵之説交結閹寺遂開內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與蘇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親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椅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道以寵其行承宗

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寧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陜西人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䘮軍聲頗振

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復出關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嘗煥善繼請

都門非講學之
地朝官非講學
之人鄒元標等
身列大寮自當

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與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定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　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

以政務為重頗猶循里居餘事而於輦轂近地設施分黨自高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把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即倣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葉小愚其伉直借事生風力為攻訐甚至殃及先師木主

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曹州人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

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亂萃得藉為口寔貽禍清流自檢亦已陜矣

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與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謂徐階）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於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卒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歷號曰歷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允貞子）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衛人皆不用時

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卒先諂附遂

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據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布

政司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厦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巡道及府同知同駐此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于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迄數月酋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絶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礟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丈巨鐵礟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礟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

啓時以宦官十
道巡邊卒致亡
宜仿效熹宗果
欲洞悉邊事則
于一切奏報虛
心體察何處為
將帥所蒙若中
官出使方隅不
過從旁自恣其
愛憎顛倒所言
又豈可憑乃欲
藉若輩為耳目
謂可盡得邊情
何異使瞽者衍

百里
六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費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命蔣者遵行乎況豫人竊柄方欲借兵事以冒賞還戚黨宗又從而濟之以翼奠亦甚矣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

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將會長寧注見前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坪在敘永廳西亦曰青崗関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藺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廳東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將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諸將秉勝鏖入龍場生擒

下三善進討奢
崇雖連兵摧鋒
與叛賊相持
直其兵氣之餘

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樊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入于此廣河）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明據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安邦彦匿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地最深阻）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事在明年）

另于奏請並非引將兵獨操況既講和矣尚當秉時掃除以清營寨乃三善輕困屢從生驕恣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恩羈縻尤爾置之不問致賊人得乘其退兵之際尾躡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老師坐致喪殘三善節雖可矜而咎固無可諉也

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爲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愚銜三善墜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景猷貴州思南人於是賊勢復張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虐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

匐承揞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容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容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譏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容魏知之亦幽成妃别宫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宫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尚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亓詩敎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

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衆向高韓爌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長科道鄭

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字德燿瑞州新昌人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劉廷諫順天通州人等亦皆民譽衆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江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此時雖宗正不容群奸漸進而刑獄之柄尚在南司故獄動干惡而齎甫自逞迨若曹濟無忌遂藉勇厥焰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黃文以羅鉗吉網為之鷹犬爪牙廷禍搢紳由茲益烈浸假而厥衛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出嚴執勝將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厰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厰事東馬儀衛偕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嘉興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厰衛之毒于斯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久四載清流殘僅有孑遺熹宗重睽昏蔽授以太阿固不足深責而天道昭昭亦不護於善類殆由明祚將傾故不惜假手閹奴以摩之喜耶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謚文毅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中旨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畧曰太監魏忠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令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祖制擬旨耑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議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盜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

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江秉謙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性德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隕虹流電繞之祥變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大夫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護持派危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塋地擅用朝宮規制僣擬陵寢近又于河澗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大罪

十二令日㢆中書明日㢆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
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應聲等
濫習恩㢆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
人騈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
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
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忠賢墳脉遂託言開礦而
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
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穽恣意
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
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掌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
以不善鍛錬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
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
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
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
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密

日夜未已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邉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虜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朝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漼創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道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夫寵極生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彌縫更相表裏

漣一疏詠實
陳足褫奸閹
魄當其懼而
解于閹臣尚
無心存顧忌
娛此時使能
以正言諭以
害俾早知避
求全縱不能
伏刑誅或因
得離闕廷亦
雖徐圖處置
免束手無能
之不應致忠
將計自謀泣
懇留直臣逆

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劉僑魏大中事類敘在後　疏上忠賢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厰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憒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于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漣愈憤擬對伏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

慘裼陰陽消之機爭于寸蟣盾磔寡斷毒無窮雖他以忤閹去國不能槩為之免也

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具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家吳懷賢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燝字闇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衆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許譽卿松江華亭人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

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熛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己無所發憤思借熛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熛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閹更肆蹴蹹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

齒之函豎千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𦦨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句實歐陽暉詩也邏者得之遂逮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吳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郎蘇繼歐以楊漣黨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燝後崇禎初燝贈光禄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

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

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
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人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豎爭奪
人財物鬬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燝甫杖死魏忠賢矯
旨命杖汝翥如燝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
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
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
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事不可

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沖主閹人逞煬竈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利方為圓然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河決徐州

決魁山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隄城中水深大餘還州治于雲龍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閹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之羽翼縱逞鬼蜮之技恣豺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行無忌乃魏廣微以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薊州人）按淮揚贓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考覈稱職始復任）盡發其貪穢狀南星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宵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

閹臣李先諂附四目醜然崔呈秀因贓罪被糾冀作逆賊淵藪遂甘為義子醜穢求容創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大良盡泯真狗彘不食其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接踵恬然不以為羞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覘世氣運之否否矣

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安福人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歷城人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狥私當斥先是孟冬享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廣微恨甚故嗾九疇斥之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遂引罪去

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召起為吏部嘗以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諭必目為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馮從吾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

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恊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即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悻悻

求去遂聽罷燒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畢畢閹燒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齮齕而去已而忠賢黨劾燒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燒鬻田宅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逮内閣中書汪文言下鎮撫司獄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貲為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文言習知本末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鄒之麟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鬬其間于是齊浙之黨大離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

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鋮懷寧人居桐城與光斗大中有隙大鋮與光斗同里倚為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鋮次當遷方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大鋮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鋮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科大鋮心恨之囑其同官傅櫆臨川人劾文言與光斗大中交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

求去忠賢終悍向髙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黄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僑領之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事在是年四月方忠賢得楒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乃以劉僑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廣東順德人知忠賢恨未已復劾文言詒立遠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鞫治而大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

柄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禎罷

國禎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日照人三疏劾國禎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崇禎中卒謚文肅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至是給事中李恒茂邢臺人為呈秀訟寃忠賢即以中

旨後其官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誰出舉朝大駭李魯生霑化人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己意點縉紳便覽一册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長垣人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為黜陟已而王紹徽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録令忠賢按名

黜汰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録皆東林黨人又進天鑒録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一空

呈秀不二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僇號五彪他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以進蠅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己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　田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霸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瀋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
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
京至是以瀋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録

御史楊維垣（文登人）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寀楊漣左光斗而詈范濟世（濟源人）王志道（漳浦人）等請改光宗實録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辛酉癸亥）封疆（熊廷弼）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報仇凡異己者概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

不可解　未幾楊左諸人皆坐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詆孫丕楊王圖等于是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已又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　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獄尋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考明史逮等逮問在三月下獄

楊漣等久以伉直為群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風聲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賢有間矣文言尚然可罪之由

在六月今并書以省文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漣光斗等二十餘人許顯純坐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顯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呼曰

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覓題搆陷實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慎尸牢狴血骴交横忠魂共抱沉冤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屈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逮光斗六人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贓不肯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誣服忠賢乃矯旨

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又踰月化中朝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投繯而卒初漣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黄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

方洄之敏捷也

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

士民數萬擁道舉號所恩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旣死座入宫不及千金母妻止宿燕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饒出貲助之至責茶俯亦為輸助光斗前與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贓未竟撫按嚴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家族盡破大中長子學洢以父被逮破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閒行刺起居旣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哭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獲崔呈秀贓私呈秀恨之又繼連疏劾忠賢有欽而走險其横逆之毒將不在搢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

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讞廷弼獄援議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械尤多崇禎初漣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光斗贈右都御史福王時追謚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謚忠節子學洢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忠愍朝瑞贈大理卿福王時追謚忠毅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謚裕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閬中人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吾懋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

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効力忠賢深德之書院既毀未幾逆祠建矣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慎行尋復以紅丸事遣戍具詳後從吾以病卒崇禎初復官謚恭定攀衡亦于崇禎初復官

以周如磐莆田人丁紹軾貴池人黃立極字中五元成人為禮部尚書馮銓涿州人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杖殺之銓亦

與廷弼有隙家居時曾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及侍講筵出市刋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于是廷弼死遂決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給軾未踰年亦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字自强長垣人懼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連等

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卿寺之佐縱使
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
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
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
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汝陽人石三畏等趣殺
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

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清兆人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蘊庭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姻族家俱破武弁蔣應陽為廷弼稱寃立誅死大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誅之為邏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邸編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陳仁錫字明卿長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字登之灤州人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

一言忠賢大慽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床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三道飛騎止之又諭九門守奄孫閣老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還事在四年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

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求罷不許會馬世龍有柳河亦曰楊柳河在奉天府海州城縣南西北流入三岔河之敗有降人劉伯漋自耀州來言州城内虚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擻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逗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没于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第素恇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謂錦州右廣寧右衛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内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

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注俱見前）塔山（堡名在錦縣西南）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餘姚人）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

明自國本之論既興朝端紛呶者幾數十年寔衡無裨於國而南司水火由此漸起釁端以後

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愚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凡黨人已罪未罪悉編名其中）

（丙寅）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南城人）請集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

小人道長之時楊所修等公然抒臆妄談竟請功為成帙開局纂修以逞其詆毀于是羣小任情曲直彰不憚黑白混淆乃當時諛徒獻媚至欲悖擬春秋豈知事後定評此書即閹黨檮杌迨崇禎初既經焚毀而南都聚訟楊維垣等尚欲重翻若輩中

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起乙卯至辛酉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施鳳來平湖人楊景辰晉江人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詆諆東林暴揚罪惡其論梃擊以王之寀開釁骨肉誣皇祖負先帝雖碎骨不足贖論紅丸以孫慎行創不嘗藥之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漣等內結王安故重逐侍之罪以張擁戴之功于是遂以之寀慎行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首刊布中外

傷善類之心無所不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又豈能以一書盡欺後世哉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潼關衛人)代為輕畧袁崇煥巡撫遼東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圍遂解(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礮死)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

麒鎮闗門尋命崇煥廵撫遼東駐寧逺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蘇松廵撫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諭徳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黄尊素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餞與同起卧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

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倪文煥即希指劾順昌與罪人婚削籍昌期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忠賢嗛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大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閣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遂傳旨落職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事具前庭昇尊素皆繼漣抗疏力攻忠賢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辯千罪萬罪又不勝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

恐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未又切責閹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偽投筆求歟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應昇譏已調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貞為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辭施至今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而尊素尤有智慮為羣小所深忌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程沈演淮之弟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賢益

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起元先已削籍素有隙起元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已具疏誣劾起元為姜辨冤而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欽感而銜起元不置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永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即楊龜山祠為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具衣冠自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

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于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怒號寃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鋃鐺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乃東廠魏太監邪遂蠭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衆縱横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廵撫毛一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愼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

曲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沉之旗校泅水以逃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自投詔獄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厰刺事者言吳人謀斷水道刼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顔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敢復出國門矣

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四月晦日槖饘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絶至五月二日

獄卒以死報終莫知為何日其殮也十指墮落拗置兩袖中益以其為漣代草詔云順昌宗建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一酷掠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噀血唾顯純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循埋已越三日皮肉皆腐僅存鬚髮宗建為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罵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六月十八日尊素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獨應昇尚在尊素隔墻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

閏六月朔日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斃顯純酷加搒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為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稱為後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為逆閹時死節之最著者云攀龍學本濂洛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為一代大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順昌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間行詣都為納饘粥湯藥及微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文祖哀慟發病死其所捕顏佩韋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寇慎曰公

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為亂也延頸就刃而死後吳人合瘞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昌期應昇至常州開讀知府曾櫻成助之貲應昇師吳鍾巒詣府署與應昇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圖今日親見此景真一夕千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聞辯皆言忠臣何故被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諸校方怖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賣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親蔣英代為輸贓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貧坐贓雖不及三千同年門措及鄉人成助之始得完起元方撫吳罷歸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順昌之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崇禎初擧龍贈兵部尚書謚忠惠授其子世儒官順昌贈太常卿謚忠介其子茂蘭刺血詣闕愬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謚

建祠之請始自潘汝禎踵效者

忠惠昌期贈詹事福王時追謚文貞宗建尊素應昇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謚忠毅尊素追謚忠端 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含峽江人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蔣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絕烟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暈仆死者無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連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山東河南皆震

遂遍及天下且上仍宗諭下諛實聖無不思以此為媚迎諂媚之端廉恥道喪盡矣甚至像如袞冕制擬九楹舉國皇皇狂走盡如癲狗而頌辭至稱以堯舜聖神美其依歸向順竟不知視忠賢為何等其居心妄悖有宜與叛逆同科而願東謀等亦敢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人）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户守祠詔賜祠額曰普德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杞縣人）建祠薊州金像冕旒（其諸祠務極工作之

始詩僕悉備詳盡篇推其禮處當世又將何所不至乃後此按錄逆案若輩均得倖從顯戮何以書列案而不防維縱惡之漸崇禎亦不能無責矣

乃像皆以沉香本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又腹中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簪四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疏辭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黄運泰永城人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字美度餘姚人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興國州人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

道胡士容黄州廣濟人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若楚王華煃勳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勳等廷臣若尚書邵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部郎若郎中曾國禎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洌上林監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莫不攘臂爭先洶洶若不及後忠賢敗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槩入逆案李誠銘慈聖太后姪梁世勳拡之後邵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人曾國禎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睚呈秀欲入

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咲職方郎中吴淳夫力攻罷廷

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廣龍陽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

羣小攜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晉江人李國楷高陽人俱為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任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

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

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榷去釋褐

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票擬三

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

各有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軋秉謙不自安遂乞歸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徙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衆僇辱之屋室貲財焚掠殆盡秉謙竄漁舟得免久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告成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太監李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卿前已封肅寧伯晉侯

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諜間不獲且為亂賴

廠臣忠智立奇勳詔封良卿為肅寧伯賜鐵券尋晉為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臨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襃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埸傅之琮馮繼先俱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票旨言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得出忠賢每歲必數壓鐵甸生文

軒駕四馬笙鼓鐃吹之聲轟隱黄埃中錦衣玉帶鞾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鞠輿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與過乾清宫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歳之聲喧呼震地犒賚銀幣無算或盡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内皆客氏為内主也

丁卯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事具前魏忠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

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會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太清所服諸將遂引還

勅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宫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摇中宫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

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老而嗜進無厭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謫知縣復以大計罷歸三十年不得起會向高再召道杭州志選與遊讌彌月還朝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追論紅丸事力詆孫慎行忠賢大喜累擢至府丞時年已七十餘矣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末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益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叵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

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楷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瑞王先之漢中惠王繼之荆州踰月後桂王之衡州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賢節費為國帝即下詔襃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之寀于天啟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

籍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𡚁成巨典于不刊者㬎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愼行宜加遣戍之寀于天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梃擊之謀變而爲用藥之術蓋梃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之藥慘于張差之梃也而愼行辨折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矜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矜有不討

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忠賢矯旨逮之冢下詔獄言峻直故犂小根之刺骨坐以贓八千竟瘐死慎行亦遣戍寧夏知府曾櫻坎緩之未行而忠賢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㕑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㕑臣誅東林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釬字實甫同安人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櫺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釬

閹奴僭肆至忠賢而已極一時爭承諂事幾乎獻殷勤常陸萬齡濫厠成均敢以忠賢上配孔子彼亦忍然人面而昧良忘本有是哉不如林釬塗抹掛

廷尚能稍抉名義乃朱之俊酬關師保之席公以奏請祗行賞乃斯文道喪然當時察處辯駁之祿阿悅爲端者忽下能拔君上又足持無程于先聖哲

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太宗太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圖錦州

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遣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

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塡壕塹皆滿尋解
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毁大小凌河
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
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
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
曾進仙方靈
露飮于帝帝飮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病體匜忠賢
以咎維華惟華慮帝不測有後患欲先自貳于忠賢
會寧錦敘廕維華請以讓崇
煥忠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忠賢紊亂朝常明之元氣彫削已盡熹宗至是尚予褒嘉可謂至死不悟然當時召見諸臣原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黄立極等對曰陛

不過為若輩所挾藉此以覘衆情意向至云忠賢可計大事則其假詔制衆遂謀竊竊踴然獨以呈秀秘計時未可行無意信王年尚未冠與亦如熹宗之易與不妨隨時取爾耳若以篡忠嗣位為群小貪以擁戴何異癡人說夢

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是為莊烈帝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海州人籍宛平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蘇州人生員奎之女奎後封嘉定伯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憸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于衆邪黨之熾寔自古所僅見追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屏斥一快神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為莊妃即東李見前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呈秀先丁母憂奪情視事不用縗絰及是所修請令呈秀守制維垣繼攻之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平湖人錢元慤歸安人員外史躬盛烏程人遂交章並論忠賢而

人之情昔紛事揚所似前此請韓三朝要典原属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冰山難恃猶觀望逡巡姑幼呈秀以嘗帝恭明李士大夫波流之習没淼日久其為門戶壑排者固涉容氣虛橋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抱倒而已其最說持正城非者自

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尅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朘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邸大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言者劾呈秀為五虎之首

周宗建劾沈㴶諸人而外因指不多屈在士林之恥也

宜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聞之列姬妾羅諸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戮屍子弟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

黄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更何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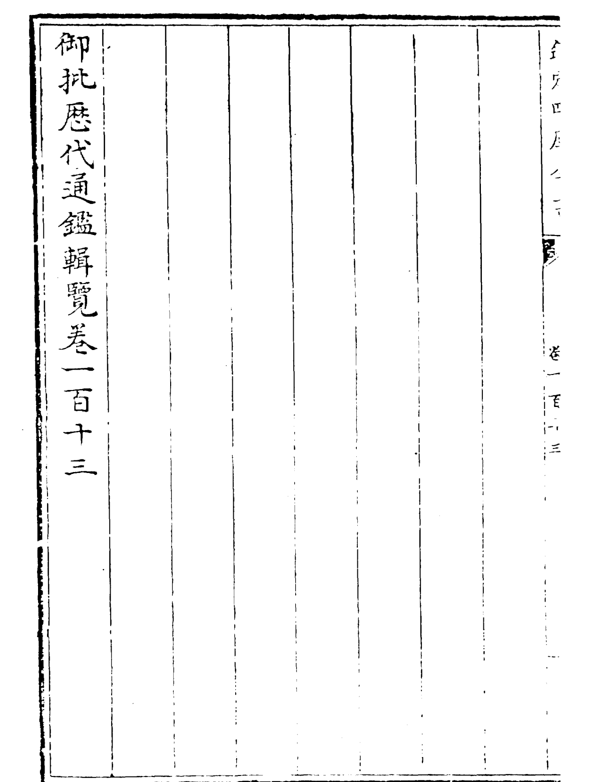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掄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擇枚卜而思欲得真材于摸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

十二月以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李標（字汝立高邑人）來宗道（蕭山人）楊景辰黃道登（吳江人）劉鴻訓（字默成長山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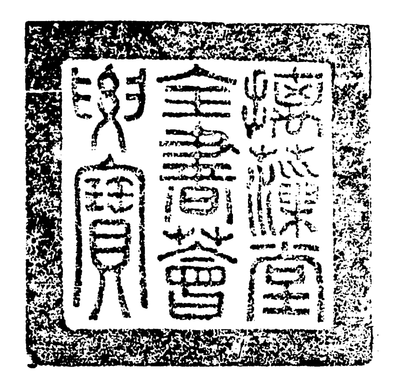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名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氏于五更赴仵宮前出一小匣用黄色龍袱包裹皆熹宗胎髮痘痂及累年落齒剃髮等痛哭焚化而去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肶䏿未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莫不快之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八人盖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